

皮黄融万象 国粹立世遗

G 国韵非遗

2010年11月16日,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场里,京剧与中医针灸一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从徽班进京到皮黄合流,这门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舞台艺术,以程式写意容纳忠奸善恶,用百年筋骨接住世界目光。它不只是一出戏,更是中国人讲给时间听的一段声腔。



京剧的来路并不玄乎。清乾隆55年,南方戏班顺着祝寿的差事进京,三庆打头,四喜、春台、和春跟着,徽调的二黄、吹腔、高拨子先落了脚;嘉庆、道光年间湖北汉调的艺人北上,把西皮带来,两腔相抱,再揉进昆曲的雅、秦腔的烈、梆子的直,拿北京话把字音重新摆正,一种新声腔在道光前后稳下来,后人叫它皮黄,叫它平剧,叫它京戏。它一落地就在皇城根,见过宫灯也挨过市井,所以身上既有规矩也有活气——规矩是程式,活气是艺人肯改。

京剧的程式是一整套互相制约的格律。生旦净丑拆开人物,老生戴髯口用真声念韵白,青衣水袖一抖是千年仕女的哀愁,花脸脸上画的是忠奸不是颜色,丑角鼻梁一点白就把满场严肃戳个洞。唱念做打是4功,手眼身法步是5法,京胡一拉是高亢的北方风,单

皮鼓一响是未到先来的杀气。它不追求把生活原样搬上台:马鞭一挥是骑马,桨板一划是行舟,转一圈是走了18里,这种写意让方寸台面装得下江山。联合国审议时认下的正是这一点——以程式化、象征性的虚拟表演为特色,注重手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,表达传统中国社会的戏剧美学理想。

常演的戏300多出,传统本子1000有余,题材多是三国、列国、水浒、杨家将,讲忠奸、讲恩怨、讲读书人如何在朝堂站住、讲女人如何在烽火里抬头。《空城计》上诸葛亮扇子一摇,城门口扫地的老头比百万兵镇定;《锁麟囊》里薛湘灵一捧荷包,富贵贫贱转头换位置;《打渔杀家》父女撑船,江湖比衙门干净。西皮高亢激越,二黄深沉委婉,慢板拖得起情绪,流水赶得动情节,演员靠板式和嗓音把同一句词唱成喜、唱

成悲,唱成回头无岸。

京剧在艺人手里是一代代添东西。程长庚以老生撑起徽班骨架,谭鑫培把唱腔唱到街巷都会哼,梅兰芳把青衣、花旦、刀马旦揉成一团,在《贵妃醉酒》里醉得克制,在《霸王别姬》里舞剑舞出离别;后来王瑶卿阔开旦行新路,杨宝森、马连良、裘盛戎各把一行往下挖一层。派别不是门户之见,是一代代人往同一出戏里多添了些什么。它进过宫廷,也下过茶馆,被镜头拍过,被广播放过,被节庆广场的大屏循环过。

一种艺术能被世界名录收下,是因为它老;能继续被中国人坐在台下盯着眼看,是因为它还没老透。京剧这件事,说到底,就是一群人用200多年证明:南腔北调可以合成一国之声,旧故事可以一遍遍说出新意思,虚拟的程式里,装得下最具体的人心。

本报综合

Y 一姓一史

一脉自宋来 华姓越千秋

华字本义是花,草木繁盛、光彩外溢,后来用以指华夏、中华,气韵很正。作姓氏时读huà,源头清晰得在众姓里少见——主脉出自商王族子姓,根在西周初受封于商丘的宋国。

唐人林宝《元和姓纂》与北宋《广韵》都记着一条线:宋戴公之子考父说食采于华邑,其地在今河南新郑北或商丘以东,子孙以邑为氏,姓了华。南宋邓名世《古今姓氏书辨证》却另抛一说,认为宋戴公之孙督,字华父,任太宰,弑殇公、逼走孔父嘉,厚赂齐秦鲁郑,自立为华氏,后世因之。两说细节打架,但落点都在春秋宋国公族,没有人把它扯到别处去。此外《姓氏考略》存夏仲康封观于西岳、以山为氏的姒姓支系,清代

满洲、锡伯、回壮等族也有改姓华的,皆非主脉。

春秋是华姓最烈的一段。华督之后,华氏与乐氏、皇氏轮掌宋国六卿,前后执国政二百余年。华督曾孙华元历事昭公、文公、共公、平公四君,执政近四十年,主持弭兵之会,把晋楚拉到一张桌上;华耦、华喜、华亥、华登轮番见于《左传》,或使鲁,或奔吴,或主持国政。商丘城里华氏门第,威仪一度压过诸侯。

汉魏两晋,华姓从河南散向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。西汉华毋害随刘邦起兵封终陵侯;三国魏华歆出平原高唐,官至太尉,开平原郡望;西晋华峤著《汉后书》,华谭领秘书监,华宝以孝闻名。沛国谯县出了华佗,麻沸散与五禽戏把

名字钉进医学史。永嘉之乱后华姓南渡,在江苏无锡、浙江萧山扎下深根,无锡华氏自宋明以来连出医家、学者、画家,族谱修了一轮又一轮。

郡望由此定下三处:平原、沛国、武陵。堂号挂出武陵堂、平原堂、齐相堂、诒谷堂、本仁堂,齐相堂取华佗虽不为相而功比宰相爱民之意。宋明以降,华姓随洪洞移民走山西、赴华北,明清两代再入闽粤、渡台湾、散及东北西北。今天全国华姓六十余万人,江苏、上海、浙江、陕西、吉林居多,无锡华巷、萧山渔临、天津南支各存在宗谱。

华姓不大,却把商周分封、春秋卿族、汉魏乱世、江南宗族四条脉络一次走完。

本报综合

D 德育故事

邓训纳胡

【原文】

汉邓训为校尉时,羌胡相攻,议者以为县官之利。训乃令开城,及所居园门,纳胡妻子,严兵守备。羌掠无所得,诸胡言:“汉家常欲斗我,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,开门纳我。”咸欢喜叩头,曰:“唯使君所命。”因发秦胡羌兵,掩击迷唐。唐远徙,烧当豪帅,款塞纳质,威信大行。

邓训使医疗之,多愈,莫不感悦。或曰:“邓使君死,我曹亦俱死耳。”其恩信感羌胡如此,不愧邓禹之子矣。

【译文】

汉朝邓训做校尉官的时候,羌人和胡人互相攻伐。当时的人说,蛮夷的内部发生了内争,这真是我们政府的绝好机会。可是邓训并不这样认为,就下令开了城门和自己家里的园门,放胡人的妻子儿女们进来。一方面又集合了军队,严密地把守着,因此羌人并没有抢去什么东西。一班胡人对此感激得不得了。他们说:“以前汉朝人常常要来同我们争斗,现在的邓使君看待我们,又有恩德,又有信用,开了城门放我们进来。”于是大家都欢喜地叩了头,并且说:“从此以后,使君的命令,我们无论怎么样,一定是遵守的。”于是邓训调集了秦胡羌的军队,去攻打迷唐,迷唐就逃到很远的地方去了,烧当族的元帅,也到军营里来投降,并且送了一个儿子来做人质,所以邓训的威严和信用是很闻名的。

邓训给胡人安排医生救治,大多痊愈,胡人没有不高兴感激的。有的胡人说:“邓使君死了,我们也应该和他一起死。”邓训的恩信感化羌人和胡人竟到了如此的程度,不愧是邓禹的儿子啊!

苏序之教

唐宋八大家中,眉州苏氏独占其三。世人多颂三苏文章千古,却鲜言其家风之根。

苏序,苏洵之父、苏轼苏辙祖父,无赫赫功名,也不以诗文傲世,却以躬行垂范奠定三苏家风基石,其家教之道不著一字,浸润千年,厚重如岷山之石,内敛似锦江之水。

苏序之教,首在立德,以善为纲,润物无声。曾巩为其撰墓志铭,言其“为人疏达自信,持之以谦,轻财好施,急人之病,孜孜若不及”。他少时孤贫,未因困顿失赤子之心。居于眉州乡野,田产不多,常积粟千石,凶年至,先济族人,再及姻亲、佃户与乡中贫者,必使其免于饥谨。更难得的是,他曾鬻田赈荒,丰年乡人欲偿,却淡然拒之:“吾自有以鬻之,非尔故也。”不求回报,不事张扬,将善念藏于行事之间。

这种“施而恶使人知”的宽厚,深深影响了其后代。苏洵“善与人交,急人患难,死则恤养其孤”。苏轼谪居黄州,无权无禄,仍献自己搜集的药方救疫民,立救婴会革陋俗,这份深入骨髓的悲悯,正是苏序家风的延续。苏序立德,并不刻意说教,而是以身作则——与乡邻相交,无论贵贱皆待之谦和;遇小人侮欺,不怨不怒,淡然处之。这份豁达包容,化作苏氏子孙面对世事浮沉的底气。

苏序一生,未教子孙权谋机变,未传金玉财富,却传下临危不惧的勇气、淡泊名利的胸襟、宽厚待人的德行,这些化作苏氏家风的灵魂,代代相传。

徐睿明